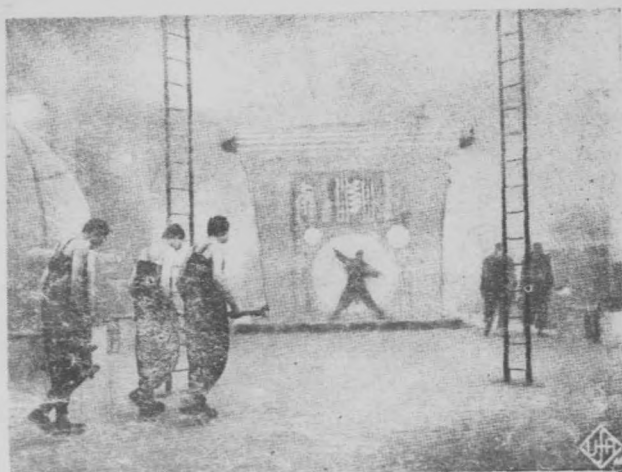


82



工場夜景

MG
I234.6
245

曙星劇社脚本叢刊第一種

目次

(工場夜景 (一幕))

活路 (一幕)

一九三一、十一月出版。

每册實價一角五分。

總代售：上海四馬路五一二號
文藝新聞社代理部



3 1774 4048 8

這本小冊子，奉獻於
努力於新演劇運動，踴躍地參加
曙星劇社的全體同伴。

——袁殊，適夷。

工場夜景

袁殊作

工 場 夜 景

時——一九三一，水災、失業恐慌、日軍佔東三省…

景——夜的手工鐵工場。

(爐子上正燃着熊熊的烈火，爐邊有一個燒水的壺，壺裏的水沸騰著，熱氣從壺嘴沖出。

工場裏一切凌亂的器具和製作物。…)

人——幼年鐵工小喜子，老年鐵工四爺，青年鐵工阿森、李二哥、麻皮；四爺的女兒青姑娘，(一個青年紗廠女工。)其他勞動者之羣。

幕開——小喜子坐在地上正打着一個車輪的圓架。四爺在加煤。

靜場片時，祇有小喜子打鐵的聲音。

四 爺：咳——，這爐子就和一個人一樣，時時刻刻地把這成塊的煤朝肚裏吞。……燒着，燒着，紅的熱的火從爐口向上噴，這火力，可以把涼水燒得熱沸沸的跳，又能把生鐵燒成水……

〔他拾理什物，準備工作。〕

倒底是年紀大了，才上工就覺得沒力氣了，這樣困！媽的，這老命總快完了吧！一生一世拿着一把鐵鎚，連日連夜趕着做，看着爐子裏的煤燒成煤屑，看着自己也一天一天的不中用了！……

小喜子：四爺，人總是要老的，你又發什麼牢騷？

四爺：不，不是發牢騷，小喜子！看你們小伙子們做事比我強，我心裏就不好過。

小喜子：啊，我曉得了；你不是又想起了前天的事呀？——過去了，還想它幹嗎呢？四爺！做工的生來就不是人，當老班的要把你當豬罵，當狗打那還不隨他的便嗎？！不過，我看您也別常記在心裏。

四爺：不是說常放在心裏呀，你說我在這廠裏也做了好幾年，從前在永泰廠裏也做過二十二塊洋鈔一個月，——唉，這是我一生做到頂高的工價。——那時我本來也是年青有力氣，做了三四個月以後，你說怎的——那東洋大班把我叫到寫字間裏去，他說：你很規矩，生活做的好；現在我加三塊半錢一個月，叫你做‘‘那摩溫’’吧。——起先我倒很嚇怕，東洋大班叫你到寫字間去總不是‘‘小’’事。後來給他那鼻子下長着小烏毛的鬼臉一笑，我才放了心——他叫我當‘‘那摩溫’’，他說要是

誰鬧罷工，搗蛋，就去告訴他，總會有好處的。我那時候想：做‘‘那摩溫’’？叫我管理工友；工友做錯了事好去報告他，學生意的（學徒）偷懶，我就得拿鞭子去抽，這是叫我去做惡人呀。我想，我王老四靠力氣做工過活，惡人可不願作，讓人家叫我‘‘赤老’’。所以末，我就說不幹。小喜子，你說怎麼着？他站起來就照我臉上一巴掌！他罵起來‘‘豬猡，不識抬舉！給我滾！’’啊，滾！我就歇生意了。這是第一次。再說前天，那知道碰鬼碰到什麼說是股東來視察了，那我才過是比大伙兒手脚慢些個，赤老就說我做工打瞌睡，我不是明明的在取那鐵板上的螺絲釘嗎！他走過來就一擊耳光——。唉，這兩次，我死了都不會忘記的！

小喜子：我老實告訴你吧，不要難過了：前天晚上，阿森和李二哥帶我去洗澡，他們倆商量過，說幾時總要把那赤老做一頓才好；還有，發工錢的時候老是打着算盤，說這個那一天罰五分，那個那一天罰一毛的賬房，也得把點顏色給他看……

四爺：傻東西，這事能幹嗎？幹了要停生意的。不平的事兒我也看的太多了！

小喜子：可是，四爺，這話你可不好說出去的呀。李二

哥說過，要是我說給別人聽了，他就先得打我……

〔阿森吃醉了酒，李二哥扶着他上場。〕

阿 森：十二月裏個梅花……香……（出台）我愛四爺的
青姑娘……

李 二 哥：四爺，你看他多糊塗，家裏給水淹了，他的娘
逃難逃到山上，叫他的老弟跟賑災的到上海來找
他，他老弟和逃災的人，被關在高昌廟一個什麼
地方，話不懂，路又不識；警察都守着災民不許
出來。上半年他的親戚去找熟人，看見他的兄弟
，跑來告訴他。你說，他一下就急瘋了……

阿 森：王八蛋，誰說老子瘋了，老子要把娘接到上海
來，還要和四爺的青姑娘拜天地做喜事……

李 二 哥：瞧！就這樣，就這樣把棉袍子送到押店去當了
一隻老洋，獨個兒上酒店去吃了一個醉，立在馬
路上攔着汽車要尋死，又說要跳黃浦，阿七跑來
告訴我，我把他拉到家裏，買了兩個銅板的醋給
醒醒酒。七說八說，才說好了些。想想廠裏生活
忙，又扶着來；不來的話，歇了生意就更觸眉頭
了。

四 爺：生活忙，生活忙，媽的反正這還不是東洋人的
生活嗎？

阿 森：怎麼？東洋人？老子要打死東洋人，東洋人的

軍隊在東三省殺了好多在兵工廠裏做工的，在那裏，二哥？你不是說東洋人老是殺中國人的嗎？打！去打去！……打

小喜子：阿森哥，東洋人不在這裏，你要喝水嗎？

阿 森：啊，要！小喜子好老弟，我的兄弟比你小一歲，你今年不是十七嗎？我的弟弟是屬狗的。

〔小喜子倒一杯水給阿森，接着不吃。〕

四 爺：從前常聽人說，天下一百年一大亂：現在可不是嗎？——水災！水是從那兒來的？政府有錢不築堤，山水暴發了，沒有法救，鄉下人的田地房屋冲淹了，這些劫數都是叫窮人夠受的！

阿 森：啊啊，我家裏的房子淹到屋頂了，我的娘，我的媽媽，她老人家苦了一世，咳有什麼法子呢？〔哭〕窮人不能過活，窮人祇有死！二哥：你告訴我，快告訴我！我怎樣去救我的母親呢？我的母親怕已經淹死了喲！……………

李 二 哥：阿森，靜一靜，傷心有什麼用處呢？

小喜子：賑災的總會有辦法的。

李 二 哥：庇！別做夢！救災的發的是爛了臭了的饅頭，給你吃了該是叫你生病！逃到上海來的那些災民，又是犯人樣的叫你坐牢！

四 爺：救災，那天沒有聽見說嗎？——救災會裏的什

麼烏科長坐汽車壓死了人，要他拿出二十塊洋鈔買棺材他都不肯，……後來又聽說那傢伙就是專門做賑災生意的。

小喜子：賑災是救人，怎麼好做生意呢？

四爺：小孩子！那就是說他把賑災的事，當官做，為自己撈錢，把大伙兒災民的性命當玩意兒！

阿森：喪盡天良的禽獸，吸血鬼！去殺死他！去！

四爺：阿森，我說你還是安靜些吧？要是給赤老來看見了，那可觸霉頭，家裏的事沒法子，祇好慢慢來，自己歇了生意就更不得了呀！

小喜子：四爺！你老是說歇生意，歇生意的，難道我們靠自個兒的氣力吃飯，這家不做不會到別家去嗎？

四爺：傻小子，又說呆話了，我老四做二三十年工，見到聽到的，已經是夠多的了。這一家歇了生意，好容易就找到別家去！我起先不是給你說過嗎，那一次我在永泰廠給東洋人打了一槓耳光歇了生意，後來就找了好幾家，都不肯要我。他們都說：你從前一定是偷東西，不會做生活，不然怎麼會歇下來呢？我祇好自認晦氣。走到別家，咳，你說怎麼着？——他們說一定是幹工會的，到處鬧罷工，所以人家開除你，我們這裏也不要別家開除出來的人。這樣，我後來生病了，真奇怪

，人一沒有生意，病也來了……你看麻皮，他現在不是沒有生意做，人也病倒了嗎？

李二哥：就說現在吧，紗廠一家一家都生意清淡，本來是兩個人管一架車的，後來改爲一個人管一架，慢慢的那些王八蛋們看看堆存的貨太多，——銷不出，竟改爲一個人管兩架；現在，可更不是樣兒了，一個人要管三架車，夜工停做！你想，這一踫一踫被歇下來的人怎麼辦？就是碰額角頭選道好的，仍留在裏面做，工錢也比從前少，也祇夠自家一個兒的半飽，他家的妻子爺娘可不是挨餓，還想活命嗎！

四爺：小喜子你小孩子真不懂事，就說那些廠家過些日子生意好起來，老工人也還是別打算再進廠，他一定不要你的了。你看鄉下來了這些逃難的，那些大老班們他一定會出更少的工錢找他們來做生活的。這事情在四年前是有過一次的。

小喜子：那鄉下來的不是生手嗎？怎樣會做呢？

李二哥：難道教不會嗎？現在這般有錢人真厲害，他媽的，就是沒有鄉下人來做，他就專找小孩子，小孩不但工錢少，不鬧事；還怕鞭子打！

小喜子：四爺，你說，咱們要怎麼着對付呢？

阿森：一股腦兒籬他奶奶的一個乾淨！小喜子，我的

好老弟，你是有種的(有男氣之意)跟阿森哥拉着
手去！

四 爺：.....

李 二 哥：別發瘋，要幹不是咱兩三個人的事；得大伙兒
齊心！

小 喜 子：沒有種的不是人，反正都是爲着自己要活命！

四、 爺：.....這日子總會來到吧.....

〔勞動者之羣，緊張、嚴縮、靜穆地絡繹上。
每一個臉都悽慘、沉痛！〕

四 爺：這日子總會來到吧.....

阿 森：我等不及了！我一定要跳黃浦去！從前我老是
打量着我要老老實實的做工！——就是我爸死的
時候也叮嚀過我，說『別學壞，做工要巴結！』
我老是把這話放在心裏，後來，我看見青姑娘，
從頭到尾的歡喜她。四爺！你不也是說我這孩子
有出息，把我當自己的兒一般看待嗎？青姑娘也
待我好，她常說沒有阿哥，要被別人欺侮，放工
的時候，總有不三不四的人釘梢，所以，她也要
把我當自己的阿哥一樣看！呵，我滿想好好做工
，積下一些錢好和青姑娘做喜事——四爺！你不
是答應了要把青姑娘配把我的嗎？

四 爺：...唔.....

阿 森：把我娘接出來，大家過安穩快活的日子。可是
現在！完了！完了！他媽的什麼都完了！！我是做
夢，做了夢！我做了夢呀！

小 喜 子：王八蛋，誰壓得咱們不能動彈？！……

A 勞働者：輕些個兒，赤老要來的！

阿 森：他來就做死他！老子反正不要命。

B 勞働者：做？還不曉得嗎？他早給東洋兵在一塊了喲！

李 二 哥：怎麼？

A 勞働者：怎麼？——我們就是爲這事來的；現在到處檢
查日貨，大家都不許買東洋貨，但是咱們廠裏的
大班還是和那東洋兵鬼啾啾的，…今朝上午小痢
子看見他在碼頭上和東洋人在噁噁啐啐的一個說
什麼要五百，一個說什麼祇有三百五十……到夜
裏，碼頭上又來了一個小火輪，東洋兵也不許人
走去看，小痢子溜得去吃了幾下東洋火腿哭的跑
回了。

D 勞働者：這些時日日夜夜滿街祇看見東洋兵，一個不對
勁就打，還要用刺刀截。…

A 勞働者：將才有人看見一隊東洋兵忙來些的跑到四爺住
的那弄堂裏去了，我們不知道什麼事兒？就跑到
這裏來…

四 爺：……………

阿 森：不行！咱們得去幹，去打東洋兵！青姑娘可別讓她受了驚駭！…去，你不去我一個人要去！

李 二 哥：別忙！倒底什麼事還沒弄清楚？〔拉着阿森〕

A 勞働者：啊，有人說還看見咱們大班在裏頭，咱們的那摩溫赤老在做帶路的……

四 爺：小喜子你去張張看吧？

李 喜 子：我去，你們聽回信…

李 二 哥：老弟，得小心點兒。

小 喜 子：着。（勿急下）

A 勞働者：二哥，你說對不對，咱想四爺是個老好人，給咱們在一塊做生活，總肯幫咱們的忙，你說，我們可別讓他吃東洋鬼子的虧，對不？

阿 森：他吃虧，就是咱們吃虧，我要去！〔李二哥仍然拉着他。〕二哥，你不是好漢，爲什麼不讓我去，我要去！〔他掙扎。大家都拉着他。〕啊，……

B 勞働者：咱們的工會也沒有了，…

〔病着的麻皮，和青姑娘警惶的上。〕

阿 森：啊，青姑娘，你來啦，東洋兵怎麼着？

四 爺：麻皮，怎麼着？

李 二 哥：你們讓他好好的說！麻皮到這裏坐着說吧。

阿 森：青姑娘，你坐……

麻 皮：也不曉得那是幾點鐘，青姑娘放工回來，……
呵，青姑娘你說吧。

青 姑 娘：我放工來的時候，廠門口有三四個着西裝的東洋人 and 大班立在一起，老遠大班就對我指手劃腳的不曉得說些什麼，我走他們身邊過，才聽得大班說：就是她，就是她；看看祇這麼一個小姑娘，搗亂可來得厲害；東洋人說：好個，好個，嘿什…我想這一定是上次罷工的事了！和我一塊走的阿英說：阿青，東洋人看中你了啊！她和我打碰。倒是隔壁阿毛的娘說：青姑娘，走快些吧，這東洋鬼不是好心思。我也駭怕就趕跑回來了。

麻 皮：她一進門就叫她爸，我睡在閣樓上說，你爸做夜工去了，她就跑到我床邊來告訴我。我叫她快打開水把冷飯泡得吃了，夜裏不要出去，早些睡覺。青姑娘這孩子真聽說話，她看熱水瓶裏該有剩下來的茶，水也不打了，一個人連蘿蔔干都沒有買，就吃了茶泡飯，後來我聽得她又洗了衣裳，就上樓去了。

李 二 哥：後來，怎樣？

阿 森：我們老是沒有好日子過呀！…

李 二 哥：阿森，聽麻皮說。

麻 皮：後來…咳！人真倒霉，沒有工又害病，因為前

幾天我老表來說，鄉下水都淹了，所以心裏老是記掛着鄉下的老婆和孩子，自己睡不着，吃不下東西，也沒有東西吃，…

○ 勞働者：麻皮你說快些。

麻 皮：是呀。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口渴的厲害，我總想熬着睡去，要是平常，我就喊青姑娘弄些水喝，今天我總不願再叫他出去。可是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頭漲的痛，口裏乾得舌頭都要破了，實在沒有法子，我才喊青姑娘下來，我叫她……

阿 森：誰給麻皮爺叔倒點水？

〔勞働者之一倒水給麻皮，麻皮接着喝了一口。〕

麻 皮：我叫她，我說青姑娘，你到晒台上去，喊喊隔壁的阿毛替我打兩根籐的開水吧。

青 姑 娘：我看麻皮爺叔白開水喝的太多了，泡了來他也不過喝一口兩口；就叫阿毛一起順便買兩個銅板的水糖。

阿 森：咳，青姑娘真好，就是上躑我發寒熱，她也是照拂得週週到到的。我說，青姑娘我將來怎樣謝你呢？她說我們窮人有了病才靠朋友靠誰？要什謝幹麼呢？我說不，我一定要謝你，——等我發了財給你穿綢穿緞，坐汽車吧！可是她就，『呸！誰希罕？當婊子的人才穿綢穿緞！』……

青姑娘：阿森，你又忘記了？……

阿 森：啊啊；記得，記得；青姑娘和我說的話她是不許我對別人說的。

李二哥：阿森，聽麻皮說下去。

麻 皮：是呀，阿毛就去買冰糖打開水，他一到南貨店去就碰到痢痢頭，痢痢頭叫阿毛快回來告訴四爺。說大班帶東洋兵要來搜革命黨了，阿毛這小子就連水壺都忘掉在老虎灶裏，跑回告訴我。天呀，我們窮人飯都沒得吃，他們老是說我們不是什麼黨，就是反動的。不過，管牠娘的，我也沒有法子好去找那些王八蛋說明，聽了青姑娘放工時候說的話，曉得這反正不是好事……

青姑娘：那末，那末，麻皮爺叔就連忙起來，叫我從曬台上爬到隔壁去，——我正要睡覺了，打算明天早些起來燒好飯去上工，我爸做了夜工回去，肚子總是餓的。

麻 皮：青姑娘爬過去，我叫牠從隔壁後門的小弄堂出去在品芳茶樓等我。我就把門鎖了出來，一走到弄堂口，真的來了十幾個東洋兵，槍上都上了刺刀，痢痢頭小聲的告訴我，東洋兵是來捉青姑娘的，說她是革命黨。

A勞働者：青姑娘這禍一定上回大罷工時候，撞下來的。那

回罷工，她們廠裏的工人，看她爲人心腸好，肯爲大家出力，要叫她做代表，去跟代表開談判。那大班好像對青姑娘說，『我情願給你三百塊錢，祇要你不當這代表。』青姑娘沒有答應，怕就是爲這事兒得罪了大班。

青姑娘：我不答應，總爲的是大家呀！我想我這事沒有做壞。

四 爺：壞自然不是壞。不過，老二，這總是借了題目來做文章的。

李二哥：說的是呀！

D勞働者：世界上的事真不講理！

B勞働者：這時候在跳舞場裏抱着女人跳洋戲(舞)的那些王八羔子才來得個講理！

阿 森：〔怒喊〕我們祇有死路一條！啊啊，眼前什麼都是黑漆漆的！

李二哥：開有什麼用處？我們得商量，

四 爺：小喜子去看去了。

〔遠遠一片羣衆騷動的聲音。〕

四 爺：世界是到天反地覆的時候了。……

〔啪！……近處一聲槍響，接着是人奔跑的聲音。〕

小喜子負傷奔上。勞働者羣驚惶立起。〕

小喜子：四爺！四爺！東洋兵開槍打我！開槍打我！我跑
…到你的…家…弄堂裏站……滿了東洋兵…他們
問我……王老四……那裏去了…我…說不知道，
……問我青姑娘在那裏，我說不知道……大班也
在那裏，他指着打我……踢我，他說你小鬼一定
知道，快說出來……我不說……他一定要我帶他
找青姑娘……走到弄堂口…我…放開腳…就逃…
東洋兵在…後頭…追……他東洋兵開槍打我……

李二哥：這事情，刀在我們的頸上了！

阿 森：我們去拚命！生死祇有一條路！

〔四爺抱着小喜子，老淚縱橫……〕

李二哥：我急，我…們要大家齊心，要去和那些喪盡天良
的去拚命，大家要齊心！這是我們大家的事！

四 爺：我做了一輩子工人，我們做了一輩子的奴才，什
麼苦我都吃過，什麼不平的事我都見過；我從來
沒有做過作惡的事，可是給他們欺侮的總是我們
不作惡的人！我不相信什麼了！現在，是兇到極
頂了，說不定這也是他們最後的日子了！起先我
總以為中國人和外國人總是分開的，我們想要救
國。現在，我知道了！有錢有勢的人不管中國外
國，他們都是一夥的！

阿 森：一夥的殺人強盜！

四 爺：天災，大水把鄉下都淹了；人禍，打仗死了成千累萬的人，外國兵也來了，啊啊，他們都是一夥！我老了，但是我還活着，我不等來世，我們祇有爲自己來救眼前！我們不再往下去當牛馬都不如的奴才，去去，我們要齊心……

李二哥：四爺，你不老，我們青年的朋友也有幾千幾萬的呀！

阿 森：小喜子我的好老弟，你有種，你給我們打了頭陣！好老弟，我不忘記你！

小喜子：不！四爺，我會死的。——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要跟你們一起去！四爺，我記得你說的話：去，這是他們最後的日子！……

〔小喜子痛苦的舉起拳說，倒下了。〕

外面羣衆騷動，吼聲，小喜子又掙扎起來。〕

小喜子：他們最後的日子到了。…… —幕。

11,7,上海。

本劇第一次公演主要演員表

王四爺	——	羅鳳
阿 森	——	嚴僧
李二哥	——	國彥
麻 皮	——	義夫
小喜子	——	朱夕
青姑娘	——	李涯萍
演出者：叔 之		

活

路

適夷作

c調

活路歌 $\frac{4}{4}$

5 .	1. <u>7</u> <u>1</u> <u>7</u> <u>1</u> 2	3 4 3 —
起	來 殖 民 地 飢 餓	的 奴 隸
3 — 6. 4	3 — 0 3	2 <u>4 4</u> 3 2
向 前 面	去 驅	逐 帝 國 主 義
1 7 6 —	7 — 3. 3	6 — — 0
的 暴 主	向 前 面	去
6. 3 3 —	4 6 3 —	<u>3 2 1</u> 7 1 2
以 自 己	的 武 裝	大 衆 的 頭 顱 大
3 3 6 :		
衆 的 血		

活 路

人 物

葉阿成——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

阿成妻——從鄉下逃荒出來的

毛 毛——阿成女——七八歲

阿巧姐——房東的女兒

老 李——葉友

羣 衆

場 所：上海工廠區

佈 景：一間臨馬路的灶披間，阿成及炳生(不登場)的
廝所。板床，地鋪，舊桌，破椅，及一些破亂的
衣被。正中壁上是一扇臨街的窗，門開在右傍，
四壁污穢。

時 間：深秋的清晨

幕啓時：舞台昏黑，窗口微微映入街燈光。葉阿
成睡在床上，地鋪空着。沒有一些聲息，約過十
餘秒鐘。

遠處聞大自鳴鐘的鐘聲；打五點。

接着是許多工廠放汽笛。

又過了一會，外邊叩門聲。

阿巧姐：（在門外）阿成哥，阿成哥。

阿成：（從床上醒來）唔，是那個？

阿巧姐：（在門外）拉回聲拉，還不起來麼？

阿成：今天是東洋人佔領東三省一月紀念，我們不上工去。（一邊說着，一邊起來）

阿巧姐：又罷工了麼？

阿成：噲，罷工呀。你還不知道，昨天東洋兵在廠門口架了機關槍，幾乎要把我們關起來呢。

阿巧姐：炳生哥呢，還沒有起來麼？

阿成：炳生麼，昨晚十二點鐘就去開會，還沒回來過呢，聽說今天要在大白鳴鐘後面開市民大會，反對東洋人。你還要到廠裏去麼？

阿巧姐：我們的廠又不是東洋人開的，這幾天因為抵制東洋貨，廠裏生活忙，我們還每天加了兩個鐘頭，那裏還有空停工。

阿成：什麼，加了兩個鐘頭，工錢加了沒有？

阿巧姐：本來說要有許多人歇生意，不歇也算運氣了，還想加工錢？

阿成：媽的，抵制，抵制，又抵到我們工人身上來，他們倒乘機會發財。別管他，開市民大會你總得

到呀。

阿巧姐：那末，我出去問一聲，你替我關一關門。

阿成：噢，來了。（披衣）

阿巧姐：你也就要出去麼？

阿成：噲，馬上要去。

（開後門的聲音）

阿巧姐：啊噲，嚇了一跳，你是那個，站在門口幹麼？

阿成妻：這裏門牌是十五號麼？

阿巧姐：對啦，你找誰。

阿成妻：我……我剛從鄉下出來，找一個姓葉的。

阿成：（聞聲驚起）那個，那個噲？

（推門出去）

啊，你怎麼會來的？

阿成女：爸爸，爸爸。

阿成：啊噲，毛毛也來了？到裏面去，到裏面去。

阿巧姐：啊，是阿成嫂嫂麼？從鄉下來。

阿成：這是我們房東太太的姑娘。

阿巧姐：好，請裏面坐，我走了。

（說着阿成携女孩入，後面阿成妻提一破衣包跟來。）

毛毛：家裏發大水啦！

阿成妻：（把包裹放下，頹然地坐下，向四週呆呆地張望）……

阿成：（同時吃驚地）大水，家裏也淹到了麼？

阿成妻：什麼都淹光了。

阿成：媽呢？

阿成妻：婆婆……婆婆……（哭）

毛毛：婆婆給大水沖去啦，爸爸，水真大啊（裝手勢形容）

阿成：（突然呆住）……死……死了？！

阿成妻：死……死了！

阿成：（掩住面孔，過了一會，抬起頭來）水怎樣來的，我以爲我們那裏總不要緊，上次來信，不是才說王三爺來捐了四毛錢去修圩子的嗎？怎麼又會進水？

阿成妻：修圩子，修什麼圩子，還不是王三爺拿去修自己的荷包麼？大家都說，這筆款給王三爺吞了一半，一半是縣裏拿去的。底下老百姓去催，總說馬上動工，馬上動工。……一直挨到大水來了。三爺他們自己早雇好大船搬得舒舒齊齊，送命的仍舊是我們小百姓。

阿成：（切齒怒罵）他媽的，我們吃來吃去就吃這班狗種的苦，不是他吊我們的田，我也不必跑到上海

來受東洋豬獠的氣！是幾時進的水？

阿成妻：從上個月的月半起，天天只是大風大雨，一連十多天，直下到二十七八，大家都說後圩子靠不住啦，江裏水漲了一丈多。二十九晚上，已經半夜裏了，我同毛毛已經睡覺，只聽見一陣籐聲響，地保叫街坊，連忙起來，跑出門口望，他們說後圩子快要倒啦，叫人去搶險。合村的男人家都披起衣服，跟着地保跑去……看看等到天亮，還沒有一個人回來，女人家大家商量，想法搬東西，一面等後圩子的消息，到底不知是兇是吉。忽然地保打着亂籐跑回來，說圩子已經裂了，大家趕快搬東西，急急忙忙地只整了這樣的一包，大水已經翻天倒地的來啦，誰還顧什麼東西，看看只有逃命要緊，可憐婆婆病倒床裏，已經半個月爬不起，我去拖她，再也拖不起，她只是說：你去管毛毛，你去管毛毛……（哭）

阿成：（黯然地）你，你說下去！

阿成妻：（揩了揩眼淚）她又說，我是遲早的人了，活着老命，也不過多受些罪。我說婆婆，男的把婆婆交托了我，我就是死也跟婆婆一道死，怎麼能丟了你去逃命……（又哭）

阿成：（拭拭眼睛）後來呢？

阿成妻：我拚命的拖她起來，她死命的不肯動一動，水已經進了屋子，毛毛拉着我的衣服哭喊，外面只聽見水聲，哭聲，喊聲……亂成一片，心慌意亂，不知要怎樣才好，那時候，兩腿已浸在水裏，毛毛已沖下去了，我連忙一手抱起毛毛，外面聽得人喊：阿成嫂快出來啊，阿成嫂快出來，我把頭一回，婆婆早已沖進水裏去了，我死命去拉，自己的兩腳也站不住，身子倒在水裏，只抱住了一個毛毛，連忙喊救命，隔壁捉魚的小三子才從門口游進來，拖住了我跟毛毛，好容易救上魚船裏。我上了船，忙問婆婆呢，婆婆呢，那一位去救救我的婆婆，小三子又跳進水去找，找了半天，再也沒有一點影踪了。我號哭着要跳下水去，同船上的人拉着我勸，毛毛只是哭喊，我一陣頭昏，在船上昏倒了。

毛。毛：死了許多人呢，水裏都是屍首。

阿成：（默然地看着妻，一手撫撫毛毛的頭）可憐的老人家，想不到她苦了一輩子，最後還不得好死。還死了好些人嗎？

阿成妻：人家說，一村裏送了一百多條命。

阿成：一百多條命！

阿成妻：（哭）剩了我們母女光身的兩個，我哪有面來見

你……………

阿 成：你也不要太傷心了，還有什麼話說呢。反正死的又不是我媽媽一個，總之，我不該離開家鄉，使老人家受這樣的大難。……………是一早的輪船到的麼，吃過了什麼沒有，我燒點東西你們吃。

阿 成 妻：還吃得下什麼，我胸頭漲得很，還是讓毛毛睡一下吧，她可支不住了，兩天兩夜的輪船，擠得身子也倒不下。

阿 成：好，毛毛，睡一下吧，這是爸爸的床。
(抱毛毛上床裏)

毛 毛：我不要睡，我不要睡。

阿 成：好好睡着，晚上爸爸陪你到大世界去。

毛 毛：大世界，好，爸爸你一定要陪我去，媽媽也去。

阿 成：自然，自然，一同去。好好兒睡吧。
(毛毛睡下)

阿 成：家裏發生了這樣大事，我在外面一點也不知道，報上只說卻伯大水，沒知道會淹到我們那裏。前天我還出了信問起。

阿 成 妻：對啦，大水以前，好久沒有你的信，近來上海怎麼樣，你還是在十四廠裏麼？

阿 成：對啦，你還不知道吧！東洋人出兵東三省，殺

了我們許多老百姓，中國政府不敢跟他打，直到現在事情還沒了局……上海也鬧得很厲害呢，大家反對東洋人，可是口裏說說，有什麼用處呢，你說抵制，我說開戰，都不過是騙騙人的話……

阿成妻：又要反對東洋人麼？不是年年在抵制東洋貨的麼？

阿成：光是抵制東洋貨有什麼用處，要我們工人不給他們做工，那才是根本的辦法。

阿成妻：你們又要罷工了麼？罷工，有什麼好處呢，上幾次都不是罷過了麼，後來別人不來接濟，就沒有辦法了。

阿成：對啦，工會裏那些委員，把公款吞沒了，可是我們工人還是要靠自己來，不能因為吃了一次虧，第二次就不來啦。

阿成妻：人心到底不知是什麼東西做的，輪船裏有人說這次賑災的公款，也有人吞沒呢。

阿成：是啦，報上天天只說幾萬幾萬的捐款，放賑的情形到底怎樣？

阿成妻：我們災民是一個大也沒有見過的，我們第一次逃到小山上的一個廟裏，靠和尚做好事，每天吃兩頓粥，肚子餓荒啦，後來聽說，放賑的船來了，大家歡喜得了不得，你想，放的是什麼東西，

發霉的大餅，吃下去肚子便發痛，有些受不得的
吃了就生病，這便是他們做的好事……

（突然大自鳴鐘打六點）

阿 成：啊喲，六點鐘了。

（窗外人聲嘈雜，有許多人走過。）

阿 成：怎麼辦呢？（想了一想）

阿 成 妻：什麼事？

阿 成：我就要去開市民大會……（說着把窗子打開。

此時人羣已經過）老李，老李！

（老李，在窗口出現）

老 李：你還不去開會，快呀，六點鐘了呢。

阿 成：昨晚的會開得怎樣，炳生呢？

老 李：是啦，我們推炳生做總指揮，他早在大自鳴鐘
了，不要忘記，跟着炳生行動，他如果把帽子脫
下，我們就向前面衝，如果他把帽子戴上，我們
就往後退。千萬要一致，不要個人行動。

阿 成：噢，這個我知道。

老 李：昨天晚上會裏這樣決定，口號也不准亂叫，照昨
天發的通告喊。旗子傳單，歸小王管，等會兒你
問他要去好了。我們要認定，我們決不是一時的
感情衝動，是有步驟有計劃的作戰。……記住
了麼，我立刻要走……一道去吧……

阿 成：我就來，你還不知道，我的老婆來啦，家裏鬧了大水，娘淹死了呢。

老 李：什麼，你母親淹死了，你們那兒也發水麼？媽的，剝削了老百姓的錢，光是買洋砲轟自己人，老百姓是火裏也死，水裏也死！老成，不要悲傷；千千萬萬窮人的老子娘，都是這麼死的呢。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向前去，這便是我們的報仇。

阿 成：（蹙然伸手和老李握）這個我知道。

老 李：（肅然地）好，我去了，你就來。

（老李翩然而去。阿成向窗口張望了一會，若有深思。過了一會，回過身來）。

阿 成：我就要出去，你躺一下吧。

阿 成 妻：什麼時候回來？

阿 成：就回來。

（說着弄水匆匆洗臉，準備出門）

阿 成 妻：就回來呀！

阿 成：嗨！

（阿成出去阿成妻默默地望着丈夫出門，然後在室內走動了一下，把房間整理一下。最後坐倒床上）

（阿成妻在床上躺下舞台沉默有頃）

（外面人聲漸漸嘈雜，阿成妻時時不安地坐起身來傾聽。）

(又有人衆在窗外走過。)—到市民大會去！

(突然靜默，似有人演說語句模糊)

(有喊口號聲)

——(突然高聲地)打倒東洋人。

——打倒東洋人。

——喂，喂，諸位，我們要弄清楚，我們要打倒的不是東洋人，是東洋的帝國主義，東洋的軍閥。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個人的聲音)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許多人的聲音)

(又是混亂的喧聲)

——外國巡捕來了，外國巡捕來了！

——媽的，他來幹麼。他管得着我們麼？

——不許放他進來，

——不許放他進來。

——喂，佢俚來拉此地，嘩啦嘩啦啥事體？

——滾出去，滾出去。

——打倒帝國主義。

(亂鬥聲)

(呼痛聲)

(罵詈聲)

(奔逃聲)

——他們叫日本兵去了。

- 日本兵便怎樣，他會吞得下我們麼？
（同時窗外有許多人逃過聲，負傷者倒地聲）
- 撤退駐華日本軍隊！（一人聲）
- 撤退駐華日本軍隊！（衆聲）
（靜肅，又有人演說聲）
- 通過，通過！
（拍手聲）
（演說聲）
- 通過，通過！
（拍手聲）
……萬歲……萬歲
（歌聲）
- 起來殖民地饑餓的奴隸，向前面去！
驅逐帝國主義的暴主，向前面去！
以自己的武裝，
大眾的頭顱大眾的血，
- 游行！出發游行（喊聲）
- 游行！出發游行（喊聲）
（歌音自遠而近）
我們從暗無天日的地底，向前面去！
奪取未來世界的光明，向前面去！
以自己的武裝，

大眾的頭顱大眾的血，

——日本兵來了！

——日本兵來了！

——衝上去，衝上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歌 聲——我們向敵人的炮口衝去，莫要戰慄！

戰爭直到最後的勝利，決不退怯！

以自己的武裝

大眾的頭顱大眾的血。

(軍官喝令聲)

(軍隊停止聲)

(軍官喝令聲)

(槍機整動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排槍聲)

(驚呼聲)

(痛號聲)

(奔逃聲)

(毛毛嚇醒過來)

毛 毛：媽媽，媽媽。

(母女緊緊相抱)

毛 毛：爸爸呢，爸爸呢？

阿成妻：馬上回來了，毛毛，不要怕。

（軍隊步伐聲，機關槍拖過聲）

阿成妻：（急急跑到窗口望）。

阿巧姐：（進來）啊啊……啊啊……

阿成妻：阿成呢……阿成呢……

（舞台外同時）

——炳生，啊喲，炳生捉去了？

——老成，老成怎麼樣了？

——快抬到他家裏去，快抬到他家裏去。

（老李及其他男女工人扛負傷了的阿成入）

（舞台靜肅）

老李：這就是阿成嫂麼？

（阿成妻抱阿成哭，毛毛抱着母親驚呆，全體沈默，只有阿成嫂低聲咽泣）

阿成嫂：阿成，阿成！

（阿成微微張開眼來）

阿成：我……我……不要緊，炳生呢，炳生怎麼樣，大家去奪回炳生吧，他是我們的總指揮。

老李：（肅然脫帽）

阿成：你……你……不要……傷心……我……我們……的朋友……是死不……完的。

（阿成妻低聲咽鳴）

毛 毛：爸爸，爸爸，（哭）

阿 成：（伸手摸毛毛） 毛毛……不要忘記你爸爸的仇人……不要忘記你婆婆的仇人……（阿成妻抬起淚眼）

阿 成 妻：我的命爲什麼生得這樣苦，婆婆死在大水裏，家裏都淹光。滿望跑到上海來，過些安穩日子，那知道丈夫又給東洋兵打死了，天啦，叫我怎樣活得下去呢？

老 李：（靜默一下）嫂嫂！不要太傷心了。在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沒我們窮人活下去的路，偏是活不下去，我們偏要活下去。我們是應該活下去的。一條路擺在我們前面，**鬥爭**！是的，我們應該去把炳生奪回來。去，大家都去！

（回頭向衆人舉起拳頭，衆皆號呼舉拳向門外跑去）

——幕下。

本劇第一次公演主要演員表

阿 成——嚴僧

老 李——羅鳳

阿成妻——祖芸

阿巧姐——慧中

演出者：袁殊

裝 置：王平

作者後記

工場夜景，是想從正面描寫的方法，從工場表現工人生活，在水災，失業恐慌，日帝國主義者的暴行這三個大的主題下，推動着場面的展開。

地方是以上海為對象的，所以在劇詞裏安插了頗多的上海勞働者所慣說的既非南方又非北方的特種方言，這在上演時，是可以領會得到的。

我不是文學者，對於劇作技巧是一點也沒有的。此劇在曙星同人首次集議審查時，于林二君給了我兩點頗可寶貴的意見，但因須牽動全劇，所以沒有增進去。不過，他們的意見，在我腹稿中的另一劇作裏，那將是很有用的。——袁殊

爲着曙星劇社的第一次公演，在很忙的生活中，以兩個晚上臨睡前的餘暇而趕製起來的，便是這篇活路。在這以前，我沒有寫過劇本，更沒有些微的舞台經驗，此篇的得以完成，完全是坐在我的案旁，每句劇詞都供獻了他的寶貴的意見的毅夫的助力。編劇本僅祇是演劇工作中很微細的一部門，如果這個劇本能夠如作者的意圖，成爲一個動的力學的羣衆agitation劇，這一定是我的共同勞働者的力量。——適夷

曙星劇社脚本叢刊：

1. 工場夜景 本社出版
2. 最初的歐羅巴之旗 (日本村山知義作)
——又名：鴉片戰爭 上海湖風書店出版
3. 隱匿之家 (日本江馬修作) 出版處未定
4. 左手 (寫作中)

本劇本版權歸曙星劇社所有。
各劇團上演者，請先通知本社
，更希望把演出的經過及結果
，也告知我們。——

曙星劇社編纂部。

